辨一

上問唐神宗日錄辨太宗如何主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唐太宗所為不盡合法度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為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也

夫道止於中而已矣聖人經世立法非固貶損以中人為制道固然也故堯舜禹三聖相授皆曰允執厥中而已蓋立法失中其過與不及皆非聖人之道也

上問周公用天子禮樂有之乎對曰於傳有之
然則人臣固可僭天子曰周公之功衆人之所
不能為天子禮樂衆人所不得用若衆人不能
為之功報之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此所以為
稱也然周用驊而祭周公以白牡雖用天子禮
樂亦不嫌於無別

周公之所為皆人臣之所當為也為人臣之所當為
是盡其職而已若人臣所不當為而為之是過也豈
足為周公哉使人臣皆能為衆人之所不能即報之
以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則朝廷無復有等威矣故
記曰魯之郊也周公其衰矣又曰周用驊周公白牡
雖用天子之禮樂不燔於廟無別是猶放飯流歠而問
無齒決為有禮非通論也然周公用白牡見於明堂
位所載凡四代之服冕魯皆兼用之別白牡商禮也夏
尚黑周驪則魯無用也以是為有別夫踈矣

上問張端河北鹽議對曰亦恐未可為上言韓
琦友有文字曰此事恐須少待今且當以變通
財利為先上曰但理財節用夫足以富如此事
不為可也曰今諸路皆用刑辟擅鹽今北雖擅
似未有妨因言理財誠方今所先然人主當以

禮義成廉耻之俗為急凡利者陰也陽當隱伏
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
若宣著為利之實而禮義廉耻之俗壞則天下
不勝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終於逸樂無為而治
也

取之有藝用之有節先王所以理財也故什一天下
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
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則義利初無
二致焉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夫宣著為善之名而陰
以為利之實以五霸假仁義之術王者不為也故青
苗意在於取息而以補助為名市易欲盡籠商賈之
利而以均濟貧苦為說皆此意也昔哀公問季孔子
不足而有若對曰盍徹乎孔子之徒其理財蓋如此
使後世之士言之人必以為迂也非深知先王之道
者何足以語此

上問如何得陝西錢重可積邊穀對曰欲錢重
當脩天下開閉斂散之法因為言泉府一官先
王所以權制輕并均濟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
使利出於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國事之財
用取具焉蓋經費則有常賦以待之至於國有

事則財用取具於泉府後世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明其法以為人主不當與百姓爭利又因請內藏可出幾何以為均輸之本上曰三二百萬或三五百萬可出也

桑弘羊為均輸之法置大司農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賤則買之貴則賣之是將擅天下商賈之利而取之也先王以九職任萬民舉遍貢財商賈之賤也今為法盡籠天下之貨而居之商失職乎余嘗考泉府之官以市之貨而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廳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斂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也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之皆濟矣其法豈與桑弘羊同日議哉然泉府所以斂貨者以市之征布而已市之征布壓人所斂者是也其斂能幾何以市之征布與市人交易乃其室耳今乃欲借內藏之錢何也夫關市之賦

以待王之膳服此經費也耶之大用內府待之小用外府待之大用謂大故大事也泉府所謂國事之待用者特內外府之所待與夫經費之外者耳其所用而取具蓋亦可知矣而謂以是通變天下之用皆飾說也

王氏云陛下誠能慎察義理而左右不循理之人敢為妄言以沮亂政事誠宜示之以好惡經或言知仁勇或言仁勇或言仁知勇未有先言勇者獨稱湯曰天乃錫王勇知者何也書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茂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兢兢不可以不勇今朝廷異議紛紛于非辜知予之德言是聽聞湯以七十里趣於衰亂之中其初為流俗小人不悅艱難如此若非勇知何能自濟所以能自濟尤在於勇陛下躬今日之弊誠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異議紛紛小有主而不優於朝廷任事之人者不過數人爾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今朝士不識理者衆合為異論則舉朝為所惑

湯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故能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非有流俗小人不悅也為其一怒安天下之民故以勇知言之小大戰戰兢兢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

言足聽聞益言肇邦于有夏如此若夫左法造事不為衆論所與一以力勝之而能成天下之務未之有也

上問程顥言不可賣祠部添常平本錢事如何余曰顥所言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顥所言未達王道之權男女受不親禮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萬若凶年人貸三石可全十五萬性命今欲為凶年計當以凶歲為之而國用有所不暇故賣祠部所剩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

譬南祠部三千益六十餘萬緡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取之於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耰而食亦取貲於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益繁則其害益甚是未及賑饑而先困吾民以資游手也先王之時三季耕必有一季之積故凶季饑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為政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貲以為賑饑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若丘陵弗為也以是為王道之權豈不謬哉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上因問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何謂也余曰能不

以外物累其心者誠也誠則於物無所蔽於物無所蔽則明矣能學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則外物不能累其心外物不能累其心則誠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所昏則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如能不為利欲所昏之哉然而未嘗知義也未嘗知義非明也然則所謂明者非物格知至為是與誠者天之道也非外物不能累其心者所能盡也告子之不動心豈利欲能昏之哉

此弟前日陳升之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升之難為愛箊書只總領商量余曰如此則合令誰箊書升之曰只諫議與押余不箊既起與之同行歸廳余曰相公不欲箊書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體不便余曰參知政事恐非參知宰相政事參知天子政事於是升之欲令孫莘老呂吉甫領局余與升之提舉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如故向時陛下使輔臣領此局今亦只是輔臣領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術不統

所領職事難稱司余曰於文及后為司后者君
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稱司何害於理升之曰
今之有司曹司皆領一職之名非執政所稱余
曰古六卿即今執政故有司徒司馬司空各名
一職何害於理曾公曰今執政古三公六卿只
是今六尚書余曰三公無官只以六卿為官如
周公只汉三公為冢宰蓋其它三公或為司馬
或為司徒或為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之三師古
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無不統然友不過
知古冢宰只掌邦治即不掌邦教邦政邦禮邦
刑邦事則雖冢宰太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
例是人主職業所謂制度也禮記曰非天子不
制度臣不知制置條例使宰相領之有何不可
周官六卿皆以上大夫為之而冢宰掌邦之六典雖
掌邦治實兼總六職蓋教禮政刑事皆治之具故也
故冢宰施法于官府而小宰以六職辨邦治則其兼
總可知矣故周公以三公為之蓋宰相之任也未聞
有三公為司徒司馬司寇司空者舜曰疇咨若予采
蓋天下之事無非王事也故舜自謂予采則凡所以

成天下之事皆天子之職業矣今之勑令所以誅賞
廢置人主之大柄也大以有司為之何止三司一司
條例獨為天子職業而使宰相專領之乎以宰相為
有司於體誠非宜此但以口給禦人取勝同列非篤
論也一云於理誠非宜曾子曰出納之吝
謂之有司則有司非所以處宰相也

凡興事造業振救衰弊誠須臨事而懼若顧恤
流俗人情畏其不安即不能為周公所為高人
與三監畔征之三年若畏人情不安則必大赦
以安之及事平乃變遷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
豈得帖然無不安者古之有為者上如周公下
如紫世宗皆不苟畏人情而但務因循所以能
制禮樂而成周之大平也紫世宗一日斬大將
樊愛能以下二十七人以能者代之當時人情
各隨其材分興起功業

周公東征三季而東大欲其留西人欲其歸遷其世
族庶士居之洛邑使密邇王室以教訓之非厲之也
人情何為而有不安者紫世宗方用兵討伐斬二十
七人以正軍律故能有功非安平無事之時可為也
夫興造事業不稽乎衆而徇欲以辦給勝之一有異已

則指為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之事以惑聖聽不亦異乎

上患内藏三司見錢少余曰納絹疋多而不知變轉見錢則積日月至於不可勝多太季三司以斛斗合納見錢乃令變轉金銀匹帛上京在京已患金銀匹帛多於見錢乃令送金銀匹帛外方既折納到見錢却須要金銀匹帛諸路不免科買民被科買至買銀一兩用錢千七八此皆有司不知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所致魯公曰只為人人皆言諸路若般却見錢則錢荒不

[illegible]又曰王安石常以為今錢不少然人皆患[illegible]少余曰假令錢少亦無可患在唐正觀中米斗數錢可謂錢少然其時要為樂歲人無所苦唯唐中世用兩稅法令百姓以錢為稅然后人始苦錢少此由責人必變粟帛為錢輸官則人人皆當以粟帛易錢則不得不以錢少為患此乃上設法為患非錢少為患也今二稅令人輸粟帛至今令輸錢則取情額何由能致人患陽叔曰於古輸誠然今如官中給賜用錢不少若斗米五錢則斗米可折得五錢官中合用錢何由

辦給則錢少太不得不以為患余曰今官司用錢為多者算如糧草若錢少而重則糧草要不費錢今近邊百萬貫不能糴得百萬石米若斗米五錢則五萬貫足致百萬石至於其它用見錢處多若錢重自可如今合賜錢處折它物此乃人主輕重之權何至要以錢少為患

二稅用錢故民間以錢少為患三司以斛斗折錢何共一稅而不以錢少為患此何理也今兩稅輸粟皃有常數若輸錢取其情願則斗米五錢所輸豈得不以錢少為患乎若必令輸粟則是不取情願非法也若不以時直輸錢則民受弊矣皆不可也夫錢重則物輕若用處折以它物則用物亦多矣用物多則它物亦恐不足以給也民之所有粟皃而已而錢者官中所積也終歲勤動而斗粟尺皃不返數錢雖過儲百萬石可翊其傷農甚矣而謂錢少不足患尤非理也

呈程顥奏王廣淵不當安意迎合俵粟乞俵絲錢及折稅絹作納錢云云呈孫覺劄子至周公時天下已無隸并又公私富實尚須此相民用此為治余曰無隸并又公私富實故為此法陰相之不專

棘并多民乏絶者衆則此法豈可少且覽言周公不專用此為治今豈全廢餘事專行此法又讀至周公所以取息者歎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故也余曰覽言今法則以為捨利言周公之法則以為歎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若說今法之意如說周法則今法何由致人異論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之說以為今法雖未有害及至後世必有剥膚椎髓者余曰此周公所不以為慮而孫覽慮後世乃過於周公此可謂私憂過計也覽所言無理至多讀不至終而止

周官平頒其興積新義曰無問其欲否緊與之也故謂之平則俵粟不取情願蓋其本旨也故臺諫言青苗法以為已資耳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蓋貸民所以助不給田不耕宅不毛猶使之出屋粟里布則游惰之民自致困乏與夫實非不給而妄冒稱貸者有司辨之宜若弗授也又以國服為息重非迫於其急不得已則人孰肯貸也今比户之民

聚斂之豈盡迫於甚急不得已哉細民無遠慮率多頓
貸者以其易得而息輕故也過以易貸之金資不急之用
至期而無以償則荷校束手為囚虜矣乃復舉貸於兼
并之家出倍稱之息以官連明年復貸於官以還私債
歲歲轉易無窮已也欲摧豪猾并其實助之興利之源蓋
自茲始而衰老之比作福者亦不為過論也余以謂青
苗利害不在頒與不頒正在官司以輕息誘致之也孟
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青苗其意乃
在取息而已行周公之法而無仁心仁聞豈謂徒法歟

呈朱越之小郡上朱越爰取實對又問越

朱越曰朱越是江寧人臣久居
處人因甚人說它余曰朱越
江寧與之相識言者或以為臣欲棄此人知建
州建州地遠事繁無職田無錫賜無酬將朱越
素廉潔有行居官無敗辜又是大卿比舉申王
秉彝輩只有過之即無不及理須與一郡如建
州者上曰聞友廉介可殺季老爰言其不老上
曰若在京好一見之余曰雖在京陛下亦何須
見建州知州自來只是中書差何足掛聖念如
臣者忠信誕謾之實陛下乃當審察若臣誕謾
不足信任便改命忠信之人付之政事以天下

之大旨無忠信何任以棄除建州知州者上曰非為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實余曰陛下每事欲考實甚善然所當考實乃有急於建州者又曰人主防人臣為姦當博見人窮理道考事實窮理道考事實則雖見姦人無害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為朋黨蔽欺人臣為奸尤惡人主博見人故李逢吉之黨相與謀以為人主即佐當深防

次對官上說

荊公每言人主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為朋黨蔽欺至

徐朱越建州則固拒人主使不得見此何意也朱越果村耶見之何害果不村則固拒人主不得見非蔽欺而何觀其言之殭悖雖同列不可堪也況君臣乎夫君子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暴慢之氣不設於身体於君臣之間狠愎如此其所養益可知矣

上論不尚賢余曰尊親親賢賢並用先王之政事也老子不尚賢是道德之言書曰德惟善政政以德離道德而為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

上曰用兵須有名如何余以為無名則不可用兵上曰恐但顧力如何不計有名無名余曰苟

可以用兵不患無名非棘弱攻昧則取亂侮亡
欲加兵於弱昧亂亡之國豈患無名但患德與
力不足耳
弱昧亂亡之國不足以有其民而上無政刑廢誅不
加焉而後棘取之則有名矣此書稱湯於桀之時為
然也乃曰用兵不患無名此乃管仲責包茅不入之
說耳王佐不為也
上曰使釋老之說行則人不務為功名一切倫
情則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言道德乃人主
所以運天下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則相率為
偷隋為倫情如西晉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運
天下非所以訓示衆人者也余曰誠如此若夫
功名爵祿乃先王所以役使羣衆使人人薄功
名爵祿上何以使下故先王所以運天下必有
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而未嘗示人以薄功名
爵祿也
聖人人倫之至也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
各盡其道所謂至也至以其身為天下用豈為功名
爵祿哉蓋君臣者人倫之大為臣義當如此也故三
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明於上則人知自盡雖

有高明超卓之士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亦孰敢不為用也我先王所以運天下用此道而已外是皆謬悠荒唐之說也夫名位爵祿天之所以待有德人主不得而私焉者也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乃欲以是役使羣衆非所以奉天也蓋其學不足以知天故其論每如此

上曰商鞅何嘗變詐余曰鞅為國不失於變詐失於不能以禮義廉恥成民而已

商鞅狹持浮說以帝王之道干孝公其術蓋本於變詐詐尚何禮義廉恥成民之有哉謂其失不在於變詐

上文不究其本矣故其操術每以鞅為是

上閒酸棗有升下戶入上戶手敕如此則是六免第四等役錢之名而無其實云云於是司農有狀乞約束升降竝須約見今等第物力如或殷將物力不及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務要足約定之數則官吏竝科違制不在太官赦降當知其情偽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驕之使縱終妄經中書御史臺或打鼓截駕恃衆為僥倖則亦非所以為政天下事大計已定其餘責之

有司有不當則罷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
輒再三敕質問臣恐此躰傷於叢脞則股肱倚
辨於上不得不惰也
升降等第最為後法利害之要平時棄役不到下戶
今升下戶為上戶使之輸錢則貧弱受弊而上戶免
後為法之害孰大於此而人主不得質問質問則以
為叢脞此何理也堯之時天下大計已定矣然而設
誹木詢蒭蕘豈固示之姑息耶蓋上下之情不通而
能審知其情偽利害者未之有也必使斯民無所郤
恩而后可以為政則誤國多矣

呂公著正所謂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又云如阳
嚚姦邪下罔上雖法放流竄殛自其常今又云
歐陽永叔乞致仕馮固留之上弗許余論永叔
以韓琦為社稷臣則修為忠良否則修不免為
附驩邪人故如脩輩尤惡綱紀大風俗變又云
如此人與一州即壞一州留在朝廷則專附流
俗壞朝廷政令留之何所用又云鯀以方命殛
共工以象恭流窮奇以貪狠此二罪止奪使相誠為
未盡法
自韓富而下皆元勳世臣名儒碩德天下仰之如泰

山北斗一有異已則指為奸邪待以四凶詆誣大臣顛倒邪正蓋自此始也作保甲之禍抑又甚焉

保甲

先王為比閭族黨州鄉以大軍政居則為力耕之農出則為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凶不軌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自井田之法廢民無常產久矣富者饜膏粱被文綉酣豢逸樂未嘗知有服勞也貧者終歲勤動僅能糊其口一有失職則饑殍隨之游惰之民往往態募而為兵一繫軍籍則上下臨制如束薪雖有姦凶無所逞也自祖宗以來討平禍亂隸制夷狄用此而已未聞有它虞也今欲什伍其民以代募兵則富者安於逸樂脆軟而不可用貧者更番月閱則老弱無所賴轉為溝中瘠矣游惰姦凶無所拘係則散而為盜賊皆理之必至也比戶之民既已輸賦租以充軍食矣而身又不免焉是重困民乎若以賦租可減則自熙寧至元豐十有餘年未聞有減也予以謂井田既不可復而欲一兵農未見其可也

三司節略　劄呂嘉問趣請為擬呂嘉問趣請乞指揮其意欲

文字劄奏請為擬

以內東門要綵供上元禁中用而嘉問愈請致
妨關中傷嘉問又歸咎於中書立法云云余曰
如此等事非陛下躬儉即人臣妄殺如此立法
臣見陛下於殿撒上蓋氈尚御批減省以此知
不肯用上等匹帛靡費於結絡上曰本朝祖宗
皆愛惜天物不忍橫費如此靡費圖作甚藻文
帝曰朕為天子守財耳余曰人生若能以堯舜
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充奉秉輿
不為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之正理
辛作泰罷羣臣咸諫況竭天下之力以自奉乎雖庸
所以遏其君如此百世而下誦臣得以藉口為天下
禍庸非斯言乎
余奉既立結吳延征即須處分王韶招捉木征
然後蕃部無向背專附延征云云潛曰夷狄自
是夷狄略近勤遠非義即自足深入險阻費運
饋不可不計下梢曰秦漢以後棄不足論如詩稱
高宗奮伐荊楚深入其阻如火烈烈則莫我敢
遏非是不攻夷狄如火烈烈其師必衆師衆必
用糧食非是不費運饋如鎮洮受降是不圖地

久為夷狄所陷今來經略
先王之於夷狄至於不得已而用兵蓋有之矣爭城
爭地而戰則孟子所謂服上刑
亦異乎

上曰市易賣果子頗細且
令罷却如何奈何市
易司但以細民為官科管
所困故自投狀經市易司
乞借官錢出息行商
法供納官果子自立法以
來販者比舊皆便得
見錢無留滯云云陛下為
其煩細以為有傷國
體臣愚竊謂不然今設官
監酒一升大法設官
監稅一錢亦稅豈非細碎人不以為非習見
也臣以為酒稅如此不為非義何則自三代之
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幾錢以上
乃征之泉府之法物化貨之不售債之滯於民用
者以其價賈之以待不時而貿者次不言幾錢
以上乃買賣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煩細為恥者
細大茲舉乃為政體尊者任其大平者務其細
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陛下朝夕檢
察市易務事乃似煩細非帝王大體此乃書所
謂元首叢脞也

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征商古無有也蓋自賤丈夫始恐無一錢以稅也先王之時惟祀茲酒故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公丁其殺雖紂為人君數其罪亦不過沈酒于酒耳必不設法招致使民酬鬻而日較其增虧也推酤之法自桑弘羊為之當時以謂意弘羊乃雨則人情可知矣以為因襲之久國計賴之未能遽已可也以為三代之法已如此其欺我哉周官泉府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之買者所以通貨賄也若果子非有不售而滯於民用者而皆斂之此與賤丈夫登龍斷而網市利者何異哉以是為政體不友謬乎夫柄臣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授之有司有司不奉法柄臣察之可也柄臣議法失其旨其誰當正之固人主所當察也故上無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而民被其澤矣論道之官議法網利煩細如此實傷國體而人主不得問問之則以為叢脞果何理哉

余曰陛下正當為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然後能為天之所為者樂天也樂天者然後能保天下不知天之所為則當畏天畏天

者不足以保天下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者為諸侯之孝而所謂天之所為者如河決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決以壞民屋而天不恤者任理而無情故也故祁寒暑雨人以為怨而天不為之變以為非祁寒暑雨不能成歲功故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使鯀治水汨陳其五行九載以陛下憂恤百姓之心宜其寢食不甘而堯晏然不以為慮此能為天之所為任理而無情故也

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中國孟子謂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而安不乃曰堯晏然不以為慮不知何所據而然也以憂恤百姓為不知天之所為則文王視民如傷其不知天甚矣夫民寤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益士溺之勢也保丁賁禩以置弓箭甚者斷指以免丁其致怨可知矣而遽其君以為不必恤不戒誤乎

余曰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紛紜三代以前盛王未有無征誅而治也文曰侵阮徂共以至伐崇乃能成王業用凶器行危事尚不得已何況

流俗議論

周之王業肇基太王然太王避狄去豳未聞有徑誅
也先王用凶器行危事蓋有不得已若以謂必有徑
誅乃能成王業此何理哉使后世希功要利之臣藉
斯言為興王之本以欺其君其禍天下豈淺哉

呈內藏庫紬絹許人戶情願納見錢事因曰上
今歲兩浙被三司令人戶情願納見錢折稅紬
絹薛向近奏添俵預買紬絹錢乃得平準輕重
之意

預買紬絹每匹俵錢一千三司以納絹折納見錢
向氏估此與王廣淵俵絲錢折納稅紬絹一体
臣恐民取利以欺朝廷故民間常以折變為患今
乃以折納見錢添俵預買為得平準輕重之意恐非
先王裕民之道也

魯公曰議者以為提舉官將先催常平如王廣
淵義倉事余曰先催常平物固無害與義倉事
不同義倉是朝廷令勸誘豈可先以百姓稅物
充常平是出官本貸與先催有何不可若不許
先催則是令稅戶之后方以枷棒催常平貸物
則自然致人議論又云枷棒丈不可廢今和買
紬絹若不納可不決否今民間賒貸夫須以枷

棒理之若明示百姓不可以枷棒理即一散之
后何由可斂既情願貸官物又收息少縱使枷
棒催之夫何所妨
先催足常平而后催稅則稅必欠雖不用枷棒催貸
物必用枷棒催稅矣此乃朝三暮四之說而民受其
弊則一也私債於法不受理而棄并之家初非有枷
棒催貸物也已足以困細民則此固可知矣夫和買
用枷棒蓋州縣之過非法意也常平斂散自謂先王
補助之法竊意先王補助必無取息用枷棒追索之
理不務出此乃引州縣之過以自況不亦異乎

論宗平陳曰此只是財利事未行得有何所為
臣在政府日夕紛紛校計財利臣實恥之余曰
理財用者乃所謂政事真宰相之職也何可以
為恥若為大臣而畏流俗浮沉不能為人主守
周官大宰以九賦斂財用以九式頒節財用以九貢
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蓋古之制國用
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
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
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致猶致人之致

使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則非致也然則先王所謂
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徒紛紛較其贏餘以
為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濮王不稱皇乃御史之力上曰稱皇是不得耶
余曰無臣而為有臣孔子以為欺天濮王以人
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為有臣之類且孝子慈
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推濮王之心豈敢
當褒崇然則如此褒崇非事死亡如生存之道
也

僕嘗非帝業所基與太王季異故褒崇之禮不
稱皇得禮之正也荊公訓濮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
無臣而為有臣之類蓋未深考周公追王之意也

陝西諸帥稍探得西人欵作過即勾下番兵馬
余以為當約束勿使其然慶曆中西事所隳殺
不過十萬人計天下一歲飢饉疾疫所死何啻
十萬人於天下未覺有損也而天下以西事故
大困窮者妄費糧餉暴之民而以飢饉疾疫死
邊吏不能擇敵致隳殺無辜之數與合天下較其多寡
亡者為比又以一賂殺傷之

此尤為無理夫以十萬之衆合天下之廣言之宜未覺有損也以陝西一路言之實有損也以陝西一路言之宜未太王之避狄也以為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故去之今乃以妄費糧餉為宜戒而十萬無辜之民肝腦塗地為無所損非謀國者之所宜言也

上召兩府對資政殿出慶州軍變文字潞言朝廷多所變更人不安云云馮言府界淤田又脩差役又作保甲人極勞弊不易云云余曰云云更張事誠非得已但更張去人害則為之更張而更害人則不可為又有事誠可為而時勢不可以為如討夷狄招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為者禮記以為事前定則不跲今天下事要須前定不臨時為人議論所移

用王韶曰以開邊招生羌團結蕃戶為功乃曰討夷狄招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為者此言果何為也方子華之西也荊公嘗自請往未嘗一言及此因一敗劒輒出此言以自蓋然則咎將焉歸乎是欲以人主自任也平時與同列爭議雖小事必勝而後已興師動衆安危所繫心知未可為而不言尤非理也

潞言人多言仁義鮮能行上曰實能言仁義者不為多仁義之實夫自難知余曰楊朱不知義墨翟不知仁惟孟子乃能知仁義楊氏為我不知仁也墨氏兼愛不知義也至於無父無君乃其末流耳非其本也仁義之實難知其信矣乎

上曰朝廷大無阿蔽但外方大未免有用意不均事如何上勘河事宮員乃獨遷却程昉云云余曰云云今秉常幼國人饑饉困弱已甚陛下不能使之即叙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大察於小事乃不明於帝王之大畧故也陛下知今日所為不知終能調一天下馴制夷狄否臣愚竊恐終不能也陛下若謂方今人材不足又以為不然臣蒙陛下知擢拔擢在羣臣之右臣但殷言不欺陛下若言為陛下自竭臣實未殆不可磯也至或比神考為元帝為桓靈論一程昉用意不均事則以為不明帝王之大略終不能調一天下馴制夷狄亦可謂盡言矣其言之悖雖敵已以

下有不能堪者猶以為未殷自竭不知何如乃可以自竭也蓋其得君如彼其專行乎國政如彼其久而功烈乃無足稱者故增為此言以自蓋耳恐非當時言也

辨二

王氏字說辨

空　無土以為穴即空無相無丁以穴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

作相之說出於佛氏吾儒無有也佛之言曰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無作則空名不立也工穴之為空是滅色明空佛氏以為斷空非真空也大空之空戛工能穴之耶色空吾儒本無此說其義於儒佛兩失之矣

倥侗　真空者離人焉倥異於是特中無所有耳

大同者離人焉侗異於是特不能為異耳

真空者離人焉是離色則空非即空也大同者離人焉則非大同也列子曰味者大同於物夫亙味非一也相得而後味有離焉則非味也萬物同非一類也各於類而同之則所稱廣矣合而和之然後為大同

同　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門一口則是非門其一口所能同也陽城民之口甚於防川壅必潰矣何同之有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乃能同也同異之名不為是非而有也如樂統同禮辨異同姓異姓之類何是非之有

金銅　金正西也土於此終水於此始銅志金也為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

月令於金木水火皆以成數言之惟土曰其數五而已益五行皆主土而後成故土王於四季無終於正西之理水土俱生於申則正西亦非水土始終之所也五金皆為火所勝而不能自守反同於火非特銅

而已然謂之銅者蓋五金皆金正謂黃金為金銅亦
黃也同於金而已

童　始生而蒙信本太矣方趨而釋仁端見
矣

四端皆根於人心與生俱生也非特信仁而已以蒙
為信本釋為仁端皆無是理也

中　中通上下浮中則制命焉
中者天下之大本非特通上下而已是未知中之為
中也

忠　有中心有外心所謂忠者中心也
無中外以忠為中心無是理也禮器曰禮以多為
貴者以其外心也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蓋用心
之有內外耳非心有內外也

洪　洪則水共而大共而大夫五行有休囚廢
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
王無共大之理

鴻　大曰鴻小曰鴈所居未嘗有正可謂反
矣然而大夫贄此者以知太就為義小者隨
時則能以其智與

事造業矣鴻以水言智工言業故又訓大易
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若大夫者不能充也
鴻鴈一物也有小大之異鴻灾無興事造業之理矣
大夫者不能充此周官大宰卿一人卿即上大夫也
故王制曰上大夫卿而周官有中大夫而已則上大
夫卿是也大宰所謂一相也不能充此其孰能充之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事事故也
公公雖尊位大灾事人灾事事
公所以事上之交則用豆辨則用戈慮而
松柏松華猶椷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
戲自人道言之無人焉
後動不可戲也戲實生患自道言之無人焉
用豆無我焉用戈無我無人何慮之有用戈
用豆以一致為百慮特戲事耳戲非正事故
又為於戲傾戲之婦之別皆辨也何用戈之有
自人言之君臣之義夫
禮之用豆無非道也以用豆用戈為虛事則先王所
以交神人討有罪皆戲耳此何理也
置罳上取數備有以門下則直者可置使
無貳遠惟我所措而已能者可罷使無妄作

惟我所為而已

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未聞直者可置使無貳適惟我所措而已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願立於其朝矣未聞能者可罷使無妄作惟我所為而已愚竊之初賢能不容於朝終變祖宗之法惟我所為而已用此說也其為害豈淺哉使其說行則其禍天下後世商君之法不如是忽矣

終 無時也無物也則無終始

終則有始天行也時物由是有焉天行非有時物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蓋惟無息故爾又奚時物之有

聰 於事則聰思聰於道則聰忽矣

事道初無二也故孔子之相師友道也聖人憲天之聰天非有事也何多事而聰之有

思 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若是者其心未嘗動出也故心在內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也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無是理也與所謂出怒不怒異矣

咪荃蹄 咪一物而五味具焉即一即五非

一非五故謂之至衆而出乎一夫反乎一故
謂之藉
未有一物而具五味者即一即五非一非五旹諺悠
之辭也
之 有所之者皆出乎一或反隱以之顯或
戾靜以之動中而下者所之正也
葬見乎隱葬顯乎微則隱顯一理也非反隱以之顯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靜一體也非
戾靜以之動也非夫通幽明之故知神之所為能能
與於此

懿徽 壹而恣之者懿也俊德之美也徽于
糾之者徽也玄德之美也
新故相除者人也
俊德非恣之所能玄德非糾之所及
除 有陰有陽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辨
一日之頃一身之中而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新新
不窮未嘗相除也有處有辨與陰陽異矣
蟋蟀 蟋蟀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至於蟋蟀
其率之為悉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故詩
每況焉

陰陽之運萬物由之而生成焉非帥萬物以出入也
陰陽交非蟄蟄所能帥也

紅紫　紅以白入赤也火革金以工器成焉

凡色以系染也紫以赤入黑也赤與萬物相見黑復而辨於物為此而已夫有彼也乃有此也道所貴故在糸上工者事也此者德也白受采五采皆以白為質非特火革金為紅也赤與萬物相見黑復而辨於物為此而已不知為此者何義也

豐　豐者用豆之時

祭用數之仂豐季不倫用豆非特豐之時而已

崇高　高言事崇指物陰陽之義

崇高無陰陽之義

經解

春秋義

始隱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而無政春秋所以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詩亡故初春秋所以始隱

遠在平王之終而隱公之初春秋所以始隱

不書即位

天子崩嗣子為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

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繼世為君者其夫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以書即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繼弑君不書即位正也繼弑君而行即位是與聞乎弑君也此說是已蓋寢苫枕塊終身不仕而恥讎之不復者人子之志也況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為正也然隱非繼弑君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志也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皆謂有讓桓之忠則不殺為公也蓋亦有冢宰之事乎矣必踐南面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忠則其貽禍也不亦宜乎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為而不敢為公也然則為氏之禍隱實為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

鄭伯克段于鄢

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比其得衆也雖欲制之反畏人之多言則克段非國人之忠也

故不稱國討而書鄭伯以譏之夫為人君不能明義以譖俗使不義者得衆則鄭伯之過大矣孔子曰我戰則克克者勝敵之辭也

不弟故不言弟所以參譏之也

龜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惠公仲子嗌不見於春秒此始賵不及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者內為主也宋人外之微者也屈千乘之尊而與微者盟故不書公羞辭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不稱使非王命也私來也書之者惡其外交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之道徑情而直行非可以禮信結也與之會盟失之矣蓋中國微然后戎狄始與諸侯抗與之會盟非得已也至是而王綱可知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以兵入也公羊論得向不居是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譏不親迎迎以文王親迎于渭諸侯不親迎非禮也

三季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之盈虧有數存焉此巧歷者所知也何與於人事而先王爲之恐懼修省者謹天戒而已蓋於其常也實錢出納欽致其至所以若天道秩民事尤重於此則其有變也可不爲之警戒乎故春烝日食必書之所以重其變也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竝書之文失之詳略異也

二月庚戌天王崩

王崩國之大事故書之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新王即位不書魯不朝也蓋以書考之則王既卜天子二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禮也魯之不朝則諸侯之不臣可知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外卒皆名而此言尹氏者譏世爵也古者爲臣不敢貳其君故非衛君命則束修之問不出境所以致臣節也生無相問則其死也何訃告之有乎不書可也後世國亂君昏而爲大夫者交政於中國故生或同盟死或相訃非禮也故春烝於其訃告而書之所以正臣子之分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者未命也父死子將襲爵故稱武氏子以譏之不稱使王有喪未出命故也夫邪有大事而魯不與聞故也

賻雖問罪可也德不足以刃之反求焉則天子微魯之跋扈不臣可知矣求者穀梁謂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是也

莊元季三月夫人孫于齊

奔謂之孫內諱也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雖父母亡無歸寧之義猶不當以奔忠之也益文姜通於齊侯而殺其夫則於義有可絕而兄弟之倫喪矣故不書姜氏而以奔忠之明其義當與齊絕也文姜氏齊也獨此不書姜氏者於其始奔正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

天子嫁女于諸侯同姓者主之禮也單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魯君弒於齊而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則天子固失義矣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冕弁則魯之臣子不當受也故書曰單伯逆王姬以罪魯之臣子不辭而往逆也

炀築王姬之館

王姬之館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嫌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為之改築禮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則築于外

外非禮也魯之主王姬違義悖禮其惡大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桓公在所誅絶而反追錫之則王綱之紊甚矣

紀侯大去其國

大夫者舉國而去之之辭也紀季以鄙入于齊事之以土地也猶不免焉故舉國以違其難此智者之事畏天者所為也春秋善之書曰大去與夫書奔者異矣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故國君死社稷義之不得避也然則紀侯之大去其國無戕傷世守之義乎曰昔者大王避狄而去邠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孟子所以教滕文公者戕如是而已此古人皆然何猶至於紀侯而疑之乎

詩義

將仲子

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之所為不違民而已夫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者算之與也雖有僭竊

者算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叔為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夫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固嘗行之矣殊段得衆而民說則勿取不攻可乎曰彼其得衆以不義也則民化而為不義不義則後其君矣勿取則危亡之本也

叔于田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為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善惡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為衆所說者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豈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禮者節文斯二者而已莊公之於叔段以仁言之則兄也以義言之則君也彼誠仁且有禮矣則孰肯遺而後之哉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狡童

不與我言兮是弗與治天職也不與我食兮是弗與食天祿也為人臣任君之事然後食君之祿者義也故弗與治天職則其憂至於不能餐弗與食天祿則不與賢人國事又甚矣故其憂又至於不能息也

孟子解

梁惠王問利國

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友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賢者亦樂此乎

人君當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

移民移粟

移民轉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室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自不違農時而下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為政也故為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饑不寒此制民之產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為政行先王之政而無仁心仁

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斯之謂也

仁者無敵

一視而同仁夫誰與為敵

無道桓文之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樂此乎而孟子對以妄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則桓文之事不足為也已蓋大匠不為拙工改其繩墨故曰無以則王乎

為天下擧其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歟然蹈

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又以制民之產告之使民不饑不寒而後曰不王者未之有也

今樂猶古樂

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樂者天地之味也而樂以和為主人味則氣味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舉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

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憂以天下樂以天下

憂民之憂民亦憂樂民之樂民亦樂樂出乎尔者必反之理之固然也

徵招角招

徵招角為民徵為事巡所守述所職省耕斂皆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是也

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世儒或以孟子教齊宣王行王政為臣不忠與孔子尊王之意異蓋未嘗論世故也春秋之時名位未下猶以為君也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至孟子時諸侯皆稱王則天下不復有周也分為東西君之位鴟及以矣雖欲尊之尚可得乎聖賢之趨時合變各有所當也世儒不論其世而謬為之說失其旨矣

好色好貨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知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是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無足為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于人君之邪

心不可為也然而孟子不以為不可者蓋辟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固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閉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算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

闢誅一夫

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為君矣是誅一夫也何弒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弒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爾

如合符

如合符所學而從我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亦運而已矣

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去邠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在彊為善而已故太王去邠民從之如歸

市不知為善而去國則民將遠彼樂土矣尚誰從之
哉然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
不若效死勿去之為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不遇魯侯天也
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為之非人所
能也夫何慫慫孜孜汲汲以治其賦稱管仲曰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則管仲之功非子
路所能也而曾西謂子路孰賢則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蓋管仲則蜷然不說曰爾何曾比予如是何也曰
昔者王良與嬖奚乘為之範驅馳終日而不獲一為
詭遇一朝而獲十若子路者為之範也雖不獲一而
不為歉管仲詭遇也雖得禽若丘陵躅者弗為也仲
尼之門羞稱管晏夫猶是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齊王不忍牛之觳觫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之
也而百姓謂王為愛無以自解所謂不得於言也不
求其心則齊王誠為愛其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之也而志為氣之帥

則氣從之矣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焉

志氣之帥則氣從志而已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氣之從志則持其志可也又曰無暴其氣者蓋驅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一太能動志故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通天下一氣耳天地其体也氣体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氣耳故至大集義所生故至剛氣之剛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蓋氣之本体也塞無形聲言之可名故難言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名之也

勿忘勿助長

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生也益生不祥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為害則同矣循其自然而順養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伯夷柳下惠

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為百世師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

孟子將朝王

齊王欲見孟子孟子辭以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夫孟子將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為其召之故不往明日出弔蓋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孫丑猶不諭其旨況餘人乎此景丑氏所以問也夫天下有大戒二焉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於其時無適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也周衰諸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斯時有不為臣之義時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士於君苟無尊德樂道之誠心不足與有為則雖欲亟見之且不可得況得而召之乎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糞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十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

舜之臣予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人者蓋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偪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者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皐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常叙宜如此也不同夫時焉而已矣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特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襲而取之以與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

伯夷柳下惠道不行於天下而流風足以澤世起後而已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門人謂賢於堯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

遲遲吾行也

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

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故遲遲其行也惓惓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惟義所在

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曰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

不失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夫本也故言大人以此而已語化之則未也

薛居州善士也

政不足與間也人不足與適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則雖一人可與王為善矣薛居州善士而已不足以與此故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

是皆已甚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為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瞰孔子之亡而往拜之矣是之謂稱揚子謂詘身以伸道非此也

若合符節

舜之事瞽叟與文王之事紂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

故曰若合符節

君之視臣如犬馬

臣之視君如國人若鄭以忽為狂狡之童是也視君如寇讎若子胥之於楚平是也世之為臣蓋有如此者孟子為齊先王言之使知為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無是理也

天下之言性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也列子曰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生之謂性氣質之性也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如禹治水因其勢而利道之行其所無事是也不知行其所無事而用私智之鑿是以故滅命也所謂命者列子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也苟求其以利為本則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孔子作春秋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以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末亡所存者名位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

為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籍取之是丈述之而已

堯舜之道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人病不求耳伊尹樂堯舜之道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孔子之相師丈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

盡心

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畏事我則畔失其旨矣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己饑之至於胈無胵脛無毛不當其可與墨子摩頂放踵無以異也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未嘗仕也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之為我丈無以異也子莫執中執為我兼愛之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也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宮室中有鬪而不知救是亦

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不能易地則皆然是文陽墨而是楊墨而非已矣

柳下惠

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而不汲汲三公易其介則雖咏而不流此所以為柳下惠也

同道不同道

禹稷顏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曰同道三聖人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雖不同其趨則同歸於仁而已與禽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

五十而慕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言五十而慕蓋以此也

五霸假之

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躰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

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

形色天性

形色即天性也則踐形斯盡性矣故惟聖人為能與
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為天下自然之理而
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無懼焉異端之學自以
為精微之論其徒累千百言不能竟其義故學者莫
知遠從而去道益遠矣此儒佛之辨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 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九

史論 藺相如

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
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捭闔之徼名射利
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憤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
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
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籍累世之
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
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眦睚不
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

示以必死蓋亦摩厲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迺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辟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辟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不失義不傷勇乎不數季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辟為之祟也然則全辟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矣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殺惴惴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

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論著云

項羽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為我擒常以為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虧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葬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饑者之嗜食不必黍稻梁而皆可於口也項籍汎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莅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制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以慰民望何其謀哉其後項王卒有疑義亦

從范增之名為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令沛公殺天下其無沛公乎

張良

子房劾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其奇謀祕計轉敗為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為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卞見忌疑釁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菹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友屢矣是三人者惟子

房功成智隱不適權勢視去朝市而翛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亦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蕭何

高皇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何秉國鈞盡華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定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悉遵世守之算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尤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賈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

高皇帝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牆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偏偏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踏者亦屢矣蓋高皇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能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竝驅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宜其勇悍殲鷙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

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蕭相夫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効如之觀參所為蓋其始以戰鬬為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為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問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躰國之誠心忘一已之私忿則排隘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為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為一代宗臣蓋有以也

陳平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為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為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周勃

將視軍如臂指然唯用耳以義驅之雖赴水火可

也絳侯之入北軍也乃令之曰為劉氏者左袒為呂氏者右袒使呂氏能得士心軍皆右袒則斯言豈不召亂乎蓋不學無術居其位而不知其任皆此類也至其以列侯就國也嘗自畏恐誅每河東郡守尉行縣至絳必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是果欲何為耶使天子欲誅之也則被甲持兵將拒之耶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者乃其自召也以文帝之寬仁故卒能全宥使在高帝呂氏之時而所為若是猶欲以功名自全難矣

張耳　陳餘

遷固謂耳餘為勢利之交非也張耳鉅鹿之圍責餘以俱死釁釋沒於秦軍耳大不信以為殺之二人所以相失也是豈有勢利之交耶予謂耳餘之友蓋失於相結之淺而相知如管鮑寧有是耶

韓信

韓信以機變之士因思歸之衆以臨關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彊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脩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陳涉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

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
此其禁防闊踈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
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
者信夫有未逮歟

彭越

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今分之不明由較材程力之
過也余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漢之初高皇帝
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亡命輕猾之
徒則里巷齟齬亂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
臣等威也論其材力固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
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數郡一旦捐之則秦項之爭
復構矣漢方收民於百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
上凛乎其猶蹈春氷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
蕞醢隨之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
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夫有名義以正其分耳
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強弱勝負
為君臣則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
卒至相夷而不悟悲矣

季布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

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第有
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
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
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
為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
旨楊子曰明指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趙堯　周昌

余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為之廢卷太息也以
高皇之明憯憯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
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深怨積於
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而已不以往席燕好之私
亂嫡妾之分使賢者不遏夫夫婦婦而家
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閨睢之時豈特無毋
禍而已哉

叔孫通

弁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弁
孫通量君之能以為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
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

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爲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定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如此失其旨矣揚雄謂魯有大臣亖其然乎

張蒼

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斗牛之初其次爲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五星所從起也子爲丑故子丑可以爲正者以日月正者得天統以時言也丑爲正者得地統以辰言也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三代之時惟夏時爲正而人所以故得人統也三正之相循猶忠質文之尚不可增易也至秦以十月爲正失其旨矣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察邃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踈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酈寄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共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交善而商亦算之禁

何也其謀呂祿也劾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執劾而呂氏得患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其本心也

朱虛侯

予讀高后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方高后欲殭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患非怠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監矣使章以才見呂氏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也尚何及哉然章之獲全於呂后之時而卒成功太幸而已

田叔

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余謂田叔之隨王雖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為在其為知所處孟舒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為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婁敬

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嫡長公主妻單于且謂冒頓

在固為子壻子壻死外孫為單于長聞孫敢與大父
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與外
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況妻之父乎其
何忌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
載之患惜夫

賈誼

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質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
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纖薄販繒之武夫先
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皇帝所以平天下
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疎遠脫進之人欲
一日悉更易之彼其心豈能慥慥然耶此讒嫉之所由
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
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
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與有為
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
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二表
五餌其術固疎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讓讓未遑也誼
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戾不自重矣在我
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卞見忌不容于朝出
為王傅且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

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與孔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矣

賈山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喻盛言其侈靡貪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侈世驕君諫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為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申屠嘉

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為私不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耶雖親不可廢果不賢耶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材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馮唐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友溪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楊雄謂文帝親訕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

為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為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誅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張釋之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為賢平為喋喋可乎余謂上林尉真亡賴而周圉嚙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袁盎

淮南王之驕恣其荏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滑褒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煐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

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奈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庳可也盎不能明義汲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友過乎若七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患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已之私忿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仁心為質誤矣

晁錯

晁錯曰人君必知術數又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彙是豈知治體也夫天下之大豈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為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況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諂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質是言也其為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鼂說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朕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庭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欲僥倖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戓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

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益無足惟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為黯者乎

鄒陽 枚乘

吳王悠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則是使吳重而滑輕小則吳兵可消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竇嬰 灌夫 田蚡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阻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為丞相推轂士類專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澡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魁柄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為引重二人者竝伉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進顯溪奢無度尊已以下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況以

為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益驁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亾其身非自取與竇嬰區區復銳於為救果何益哉故客卒與俱滅是大不知量也田蚡覬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劉向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而夏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僊方術之士而夏生浮淮南祕中鴻寶祕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

夏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董

深其滋蔓廣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一日矣其培根固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為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予讀夏生傳見其憊憊於其君未嘗不為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

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籍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

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朱穆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為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臧洪

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史二人之遇共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可異哉方曹孟德攻張邈於雍丘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己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盡交不量彼已歟其不屈而死也益大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已

竇武　何進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厮之賤僥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勇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伏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

因迅風之勢以揚秕糲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虧
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
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
以有為也張奐此州之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
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違旦使逆
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
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船蹈覆轍引姦凶而殺之柄卒
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董曜乃引天厥商之言豈
不謬哉

厲王流彘周召二公共和為政逮及宣王卒有中興
之功天下之存亡豈不以其人哉當桓靈之衰其禍
未甚於流彘也董卓之亂天之未厭漢德豈有異於
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
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舊謀以舒倒懸之急迹
其行事可謂勇智棟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
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以晚
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

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苟或安得無罪歟觀其
臨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覇業至其
威加海内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汪瀾潰
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
范曄猶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

郊祀

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
之術者以萬數故滫祠於濊世為多雖當時名儒碩
德繼登宰輔算有能定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
始奮然欲盡去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
雖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
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
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季之謬宜乎其難矣以
劉向之賢猶弱於習見況餘人乎

汲黯

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
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
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尔
夫汲黯之直為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狷忿褊迫
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

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周世宗家人傳

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為知權予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為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誅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為天子瞽叟殺人皐陶執之而不釋為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無法人子故不可一日不盡其父民則不德爭然也故寧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竊負而逃以伸已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方守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徒以閫故世宗得而不問也有如皐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者然則宜奈何亦實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為天子父可謂賢矣此禮律之通義也

為不可哉

重山先生語錄四卷 淳祐戊申 刊

宋刊本 十行 十六字 白口 四周雙邊 有元泰定丁卯 貞棟重修 敦仁書院 藏印

卷一 今所謂博學者 條曰 蓋自不學而不能 不能而不學者 十之九 矣 若論住之礼 是也未有貴學而不學者 十之九 卷二 行狀 所向楷 點 自 侍 御 史 卷三 對越 面作 庶 務 多

母意 只是私意 誠意 明 天 理 出 十之九

卷三 作 事 問 模 像 像 以 氣 象 不 和 不 能

而 其 氣 象 不 和 非 大 害 治 之 而 使 其 和 十之九

一 三十七字

二 二十字

三 二十五字

の 十七字

淳祐二年 三 後 十一 條 中 京 貞 名 補 入

後學天台吳堅 右 淳祐二年

刊于福建陳氏